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GUXINGXUELEI

孤星血泪

(英)狄更斯 著 吴文静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GUXINGXUELEI

孤星血泪

(英)狄更斯 著 吴文静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晓博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星血泪 / （英）狄更斯（Dickens,C.）著；吴文静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259-5
I. ①孤… II. ①狄…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317号

孤星血泪

（英）狄更斯 著；吴文静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5.75
字 数：432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259-5
定 价：3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3
第四章.....	18
第五章.....	25
第六章.....	33
第七章.....	35
第八章.....	44
第九章.....	54
第十章.....	60
第十一章.....	65

第十二章.....	76
第十三章.....	81
第十四章.....	87
第十五章.....	89
第十六章.....	99
第十七章.....	102
第十八章.....	110
第十九章.....	121
第二十章.....	133
第二十一章.....	140
第二十二章.....	144
第二十三章.....	155
第二十四章.....	162
第二十五章.....	167
第二十六章.....	173
第二十七章.....	179
第二十八章.....	186
第二十九章.....	191

第三十章.....	202
第三十一章.....	209
第三十二章.....	214
第三十三章.....	219
第三十四章.....	225
第三十五章.....	230
第三十六章.....	237
第三十七章.....	243
第三十八章.....	248
第三十九章.....	259
第四十章.....	269
第四十一章.....	281
第四十二章.....	286
第四十三章.....	292
第四十四章.....	297
第四十五章.....	303
第四十六章.....	310
第四十七章.....	316

第四十八章.....	322
第四十九章.....	328
第五十章.....	336
第五十一章.....	340
第五十二章.....	346
第五十三章.....	352
第五十四章.....	362
第五十五章.....	374
第五十六章.....	380
第五十七章.....	385
第五十八章.....	395
第五十九章.....	402

第一章

家父姓皮利普，我的教名是菲利普。在我童年时期，不管是皮利普还是菲利普，我都发不出这么长的音节，而且咬字不清，只能发出匹普。于是，我干脆叫自己匹普，以后别人也慢慢开始叫我匹普了。

之所以说皮利普是我父亲的姓，那是依据我父亲的墓碑上刻着的姓，而且我姐姐也这么说。我姐姐嫁给了一位铁匠，一个叫乔·葛奇里的人，当然要称她葛奇里夫人了。至于我，从未见过父亲和母亲，甚至连他们两位的照片也没见过（其实，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照片呢）。然而在我的想象也有父母亲的模样，他们的墓碑字形是我荒唐想象的依据。父亲墓碑上的字体总让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脑海中他是个方方正正、胖胖墩墩的黝黑的汉子，还有一头的黑色卷发。再看看墓碑上镌刻的另外几个字，“及上述者之妻乔其雅娜”，我不知如何又得出一个幼稚的结论：我的母亲脸上长有雀斑，而且体弱多病。在我父母的坟边，整整齐齐地排着五块小小的菱形石碑，估计每一块有一英尺半高。这就是我五位小兄长的坟墓。在这残酷的大千世界中，他们早早地放弃了生活的希望，一个接一个离世而去。这些情景，使我萌生出一种模糊的、朦胧的宗教般的情感，坚信我的五位小兄长一出生，就把两手插在裤兜，面对蓝天，而且再没把手拿出来，他们肯定也是这样躺在墓中的。

我的家乡位于一片沼泽地，有一条河流蜿蜒而下，离大海只有不足二十英里。这个世界给我的最初、最生动的印象似乎得自于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下午，而且正是傍晚时分。就在那时我才搞明白，乡村的教堂墓地就是那一片长满荨麻的荒凉之地；菲利普·皮利普及上述者之妻乔其雅娜正是本教区居民，双双埋葬在这里；还有阿历克山大、巴斯奥鲁米、亚布拉罕、特比亚斯和罗吉尔，他们的五位婴儿，也都埋葬在这里。在这坟场的前面，便是一片幽暗平坦的荒凉的沼泽，沟渠、小丘、闸门纵横交错其间，还有疏疏落落的牲畜在四处寻食；再往前的那一条低于地平线的铅灰色线条正是河流；而那更远的、像原始洞穴、狂风呼啸的地方，自然就是大海。面对这片景色不由得心生畏惧，并哇地一声哭起来的小不点儿，就是我匹普。

“闭嘴！”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使我一惊，同时，从教堂门廊一边的墓地里蹿出一个人。“不许出声，你这个小鬼精；再敢出声，我就拧断你的脖子！”

这人面容狰狞，身穿劣质的灰色衣服，腿上还挂了一条沉甸甸的又粗又大的铁镣。他没有戴帽子，而是用一块破布包着头，脚上的鞋子破烂不堪。我想他是经受了浸泡在污泥恶水的煎熬。他一瘸一拐地走着，浑身打颤，双目愤怒，嘴里还叫喊着，他的腿一定是被石头、荨麻的乱刺给划伤了，一条条的疤痕显露无遗。他一把掐住我的下巴，我听见他嘴巴里的牙齿在咯咯打战。

“先生，请不要扭断我的脖子，”我怕极了，哀求着，“请你别这么对待我，先生，求求你了。”

“你叫什么！”那个人吼着，“快说！”

“我是匹普，先生。”

“什么？再说一遍！”他目光紧紧地盯住我，“嘴巴张大，说清楚些。”

“匹普，先生。”

“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那人说道，“在哪里，指给我看！”

我顺着村子的方向指给他看，就是那距离教堂一英里多远的平坦河岸上，四周生长着赤杨树和截梢树。

这人瞄了我几眼，就把我脑袋朝地倒提起来，我口袋里的东西也瞬时散落下来。其实根本没什么东西，就只是一片面包而已。等教堂不再畸形时——因为刚才他突然把我颠倒，只见教堂的顶尖被我踩在脚下——而现在，我是说，教堂又正常耸立时，他把我放到一块高高的墓碑上，我吓得全身哆嗦，而他却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往嘴里塞。

“你这小东西，”他舔舔嘴唇，说道，“你这张小脸蛋倒是很肥嘟嘟的。”

按照我的年龄来说，我既不算高，也不算壮，可我的脸蛋儿的确有点儿肥。

“真可恶，我吃不了你的脸蛋儿才怪呢，”他说着，摇晃了脑袋以示威胁，“我真想吃掉你这肥脸。”

我连忙恳切地求他别吃掉我的脸蛋，同时紧紧地抓住我屁股下面的那块墓碑。一是怕我坐不稳而摔下，二是怕我忍不住哭起来。

“看着我，”那人说道，“你妈在哪里？”

“就在那儿，先生。”我答道。

他像受了大惊，立刻拔脚就逃，跑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头看我。

“就是那儿，先生！”我胆战心惊地向他解释着，“就是那儿，你瞧‘乔其雅娜’几个字，就是我的妈妈。”

“噢！”他说道，又跑了回来，“那你爸爸和你妈妈葬在一起喽？”

我答道：“没错，先生，是我爸爸。上面写着‘已故的本教区居民’。”

“啊！”他嘴里含糊地吐着音，好像在思考什么，“那你和谁一起过？——如果我不杀你，让你活下去，你和谁一起生活？不过，我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置你。”

“我姐姐，乔·葛奇里夫人，也就是铁匠乔·葛奇里的妻子，先生。”

“哦，是铁匠。”说着，他低下头去看他的腿。

他满眼忧郁深沉，看看腿，又看看我。就这么地来回看了几次，他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的身体被压向后方，而他那双咄咄逼人的双眼正好与我的眼睛交会，那目光射向我的眼球深处，我只能无可奈何地望着他。

他对我说道：“仔细听着，现在我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处置你。我问你，你知道什么是锉子吗？”

“是的，先生。”

“那我再问你，你知道什么是食物？”

“是的，先生。”

他每向我问一个问题，总要把我向后按，让我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压迫力以至于不得不屈服。

“我要你给我找一把锉子来，”他又把我向后按了按，“再给我找些食物来。”说的同时，他仍把我向后按。“锉子、食物，都弄给我。”他再一次把我向后按。“要是你弄不来，我就把你开膛破肚。”说完，他又把我向后按。

我几乎被吓得半死，觉得天旋地转。我对他说：“请您饶过我，起码能让我的身子直起来，不然我就要吐了，让我能坐舒服点，我好听清您说什么。”

可是他却恶狠狠地一推，让我直接摔在地上，这一下我觉得教堂都跳了跳，甚至跳过了屋顶上的定风针。然后，他又抓住我的两个胳膊，把我放回到墓碑上，直直地坐在上面，而他又开始讲那些让人恐惧的话。

“明天一早，你就得把锉子和食物拿给我。我就在那老炮台等你。替我做这些事，不可以走漏半点风声，不能泄露我的踪迹，不要让别人

知道我，这样我可以饶你一命。要是你不听我的话，敢多说一句话，把我泄露出去，哪怕是一丁点，我都要把你给烤熟了吃掉。你可要知道，我不是独自一个人，我还有个年轻小伙伴正躲着呢。也许你会觉得我是个恶魔，可和那个年轻伙伴比起来，我简直是个天使。我们现在的谈话他可都听着呢。这个年轻人有一套绝招，专会捉小孩，他会把小孩的心挖了吃，还会挖了小孩的肝吃。没有哪个小孩能躲过他，就算小孩不想被他知道，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睡在温暖的床上，用被子裹住自己，再用衣服蒙着脑袋，以为这样就能既舒服又保险，可这青年人会悄悄地爬呀，爬呀，一直爬到小孩的床边，撕开他的胸膛。不过你暂时可以放心，我费了很大工夫劝他，让他放过你。但是，我可没办法保证让他永远不伤害你，因为这实在太难了。那么，你现在想说些什么？”

我答应说一定带给他一把锉子，也会带些吃的，哪怕只能是残羹冷饭。我答应他在明天一大早就不会来到炮台前把东西交给他。

“我要你发誓，如果你不送来，天主就用雷电劈死你。”那人说道。

我照他说的发了誓，他这才把我从墓碑顶上抱下来，并接着说道：

“听着，可别忘了你说过的话、该做的事；想想那个年轻人。现在，你可以回家了。”

“晚——晚安，先生！”我吓得口齿更加不清了。

“行了，别再说了！”他说着，用目光扫了扫四周一片又阴冷又潮湿的沼泽滩地。“要是能变成一只青蛙多好，哪怕一条泥鳅也行。”

他嘴上咒骂着，双手紧紧环抱着自己抖动的身体，像是一松手，整副身体的骨架就要散掉。慢慢地，他艰难地拖着一瘸一拐的两条腿朝教堂的围墙走去。我目视他离开，走进杂草丛生、荆棘萦绕的坟堆之中。在我稚嫩的想象中，他仿佛是在躲闪坟中死人伸出来的手，害怕他们揪住他的腿不松开，拖进坟墓再不能出来。

他走到那堵低矮的教堂围墙前，翻过墙头。那姿势像是他的两腿被冻僵、麻木了一样。过了墙头，他又转过头看我。一遇见他的目光，我立刻头也不敢回地一路朝家里跑去，想让我的腿用最快的速度前后交替。过了好久，我才掉过头，他已迈步向河边移动，依旧双臂紧紧抱着自己的身体，挪动疼痛的双脚，在一块块石头上慢慢前行。这些大石头是专门垫脚用的，因为这是沼泽地，下暴雨或是潮水犯上了就没了落脚的地方。

在我停下来目送他的背影时，整个沼泽地就像一条既长又黑的水平线，而那条河流却成为另一条水平线，当然它没有前一条那么宽，

那么黑。天空似乎成了一大条红色线条，和之前的黑色线条像交织。我隐隐约约地能看到，在大河边上直挺挺地站着两个幽灵般的黑东西。一个是航标灯，水手要靠他来辨明方向。这航标灯可真够丑的，越是走近看它，它越是像散了箍的桶。另有一个黑色绞刑架，一根粗重的铁链悬在上面。曾经，这里吊死过一个海盗。这时候，那人一瘸一拐地向着绞刑架挪去，似乎他就是那赴刑的海盗，曾经从绞刑架上走下来，现在又要重新吊上绞刑架。我这样想着。所有这些恐怖的形象使我顿时毛骨悚然。就连牲畜，也停止吃草，抬起头凝视着他的身影，我非常想知道，那些牧牛所想的，是否和我所想的一样。我向四周张望，试图找到那个令人恐怖的年轻人，然而却一点他的迹象也没有发现。就这样，我开始惊慌失措，没命地朝家的方向奔去，再也不敢停留一下。

第二章

乔·葛奇里夫人是我的姐姐，她足足比我大二十多岁。她常说，我是被她一手带大的，因此在左邻右舍备受夸奖，有了很高的名气和声誉。很小的时候，我就很想了解这里的“一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就我所能看到的熟悉的她的手，是十分结实粗重而又冷硬严厉的手，她总是喜欢把她的大巴掌打在她丈夫的身上，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打在我的身上。我想乔·葛奇里先生和我都是这样由她一手带大的吧。

我的姐姐并不能算是一个标志可爱的女人。我有这样一个整体的印象，她一定是想一些特别的方法用了一些计谋，才使乔·葛奇里娶她为妻的。乔是一个白净的绅士，脸颊平整光滑，金色的鬃发恰到好处的点缀着双鬓，一双明亮的眼时而发出淡蓝色的光芒，那光芒淡得几乎和眼白混成一体，分辨不清。他的性情十分温和，心肠也很善良，脾气柔和，平易近人。即便带着三分傻气，却也是一个极其可爱的人。要说阳刚方面，他力大无比；而在阴柔方面，他是见了老婆就害怕的；这样看来，真的很像赫尔克勒斯^[1]。

我的这位姐姐，乔夫人顶着一头乌黑的秀发，还拥有一双乌黑的眼睛，可是皮肤却是一片红色。有时候我也不得不怀疑，她很可

[1] 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主神宙斯之子，曾完成十二项英雄事迹。

能用肉豆蔻擦擦了擦洗皮肤，而不是用肥皂。她身材高大异常，一条粗布围裙永远不离身，在宽阔的背后打两个活结。她在胸部围了一条非常结实的围嘴儿，别满了别针和缝衣针。她整天围着围裙，这样有利于她显示自己每日操劳家务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这也成为了她每日狠狠骂她丈夫的最大资本。不过，我倒是真的看不出她有什么理由必须始终围着围裙不可，即使做事情需要围围裙，那么，也根本没有必要成天不离身啊。

我们的住房和乔的铁匠铺连在一起。和我们向下居民的住房类似，我们的房子也是木质结构的。我从教堂气喘吁吁地跑回乔的铁匠铺，那时铁匠铺早已打烊，厨房里，乔一个人孤单地坐在里面。说起来乔和我在这个家庭中都是沦落人，受着一样的气，这使得我们之间推心置腹，总能以诚相待。我打开门，探头进去，火炉正对着门，而乔就坐在火炉旁。

“你姐姐跑出去找你，总有十二次了，匹普，刚刚又出去，这样就十三次了。”

“她是要找我吗？”

“当然是去找你，匹普。”乔说道，“糟糕的是她带着那根呵痒棍呢。”

这个消息使我沮丧万分，我焦躁地扭动着背心上仅剩的一颗纽扣，把它拨弄的转来转去，呆呆地望着炉火，满脑的灰心失望。那所谓的呵痒棍是一根长棍棒，在棍头上涂满了蜡。这根棍子总是在我身上搔痒，已经被磨得滑溜溜的了。

乔告诉我：“她坐立不安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然后突然一把抓起呵痒棍，发疯一样跑了出去。就是这些了。”乔不紧不慢地说着，还漫不经心的拿着火钳拨火，双眼盯着炉火。“是的，匹普，她疯狂地跑出去了。”

“她去了多久了，乔？”在我眼里，他也只是个大孩子，我从不把他当大人看，就和我身份没有两样，所以我和他的交流也直来直去。

“嗯，”乔瞅着那座荷兰式自鸣钟默默说道，“她那么疯狂地跑出去，最后这一次总有五分钟了，匹普。糟糕，她已经回来了！躲到门背后去，老伙计，快用这条长毛巾遮住你自己。”

我立刻照乔的话做了。我亲爱的姐姐，乔夫人，猛的一下将门推得大开，她一下子就察觉到门背后有个什么东西，而且用长毛巾挡住了，她一定算出了什么，还伸出了呵痒棍去试探。这次试探的

结果是，把我拎起来扔向乔——我常常 would 做他们两人间的箭簇——而乔则开开心心地接住了我，慢慢把我放在火炉旁边，随后伸出一条长长的腿，就这样，悄悄地保护我。

“你到底跑到哪去了，你这只小皮猴子？”乔夫人气呼呼地跺着脚喊道，“你快给我老老实实地说，你去干什么了！害得我又着急又害怕，还把我累得要死。你要是不说清楚，我立刻从角落里把你拎出来，别说五十个匹普，就是再加上五百个葛奇里也没用！”

“我没有做错事，只是到教堂墓地去了。”我坐在小凳子上抽泣着，一面揉着被打疼的地方。

“教堂墓地！”我的姐姐重重地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眼，“不是我照顾着你，你早也就埋进教堂的墓地，在那儿长眠了。我就问问你，是谁把你一手养大的？”

“当然是你。”我赶忙喊道。

“你给我说说，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一手将你养大？”我的姐姐大声吼道。

我低声抽泣着道：“我不知道。”

“你居然说不知道！”我的姐姐大喊，“这种事情我是做够了，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自从你生出来，我就围着这围裙就再没离身过！做一个铁匠的老婆有多辛苦，更何况还是这个葛奇里铁匠，除了这些，我还要做你的妈妈！”

我的思想早就开小差了，忧郁气闷的望着炉火，在我脑中盘旋的情景，始终是个腿上缚着铁镣的逃犯，还有神秘的年轻人，那锉子、吃的东西，以及我可怕的誓言，她的话我根本没听进去。我不得已的要去做一次小偷，就在我寄居的这个地方偷。炉火仿佛冒出复仇的火焰，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投递到我眼前。

“嘿嘿！”乔夫人兀自冷笑着，将呵痒棍放回原来的地方。

“教堂墓地，怎样的一个教堂墓地！你们两个人就这样轮番地说着教堂墓地。”而事实是，我们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根本没有说过这个词。“你们两个人轮番对我夹攻，妄图把我赶到坟墓里去。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嘿，试一试没有了我，看你们这对活——活宝怎么过活！”

这之后她便收拾茶具去了。乔弯下身子，从他的大腿下面偷偷地瞧了瞧我，仿佛在心中担忧着我和他自己，琢磨着如果这个严重的后果出现了，我们这对可怜的兄弟该怎么面对。他坐在那里，摩挲着自己头右侧的淡黄色鬃发和胡子，淡蓝色的眼珠转来转去，完

全是随着他夫人走来走去的轨迹。通常遇到这类紧急形势时，他都是这般模样。

我姐姐给我们切面包、涂奶油时可真的是手脚麻利，动作轻快，而且程序总一成不变。一开始，她先用左手把面包紧紧地压在她的胸兜上，这就难免会有一根针啊什么的扎进面包，而那针也就连同面包被送进嘴里。接着，她在餐刀上抹上黄油，不多，就一点儿，然后再涂到面包上。她相当麻利，样子活像药房中的药剂师在做膏药，把刀子拿在手里正涂反抹，非常灵活，奶油就在面包上均匀的、薄薄的覆盖了一层。最后，她又精心地把刀子在“膏药”上抹干净，从面包上切下厚厚的一片。趁这片面包还没和整只面包完全分离，她加上一刀，把它一分为二，一块给乔，另一块给我。

当时我真的饿坏了，可是我不敢吃这一份面包。因为我要把这面包留着给那个人，特别是他那个年轻又恐怖的伙伴。我姐姐治家谨严，管理非常认真仔细；所以我就不可能从橱柜里偷到什么食物，我只好决定把这一大厚片奶油面包藏在裤脚管中。

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不是一般的决心就能做到，需要有非凡毅力，因为这是很难的事。简直就像我必须下定决心从很高的屋顶上跳下来，或者跳进一片深水中。何况乔对此事一无所知，使我难上加难。前面曾提到过，我和乔两个是一对同病相怜的兄弟，他对我一片好心，每天吃晚饭时，我们总是爱比较一下吃面包的速度，吃的时候还悄悄拿起所啃的面包比一下，看谁了不起，在互相的关注下越吃越有劲。今天晚上，乔几次邀请我比赛，并不停地拿着那越来越小的面包在我眼前晃。我无奈地照常参加这友谊赛。可是每次他都看到在我的一只膝盖上放着我那只黄色的茶杯，在另一只膝盖上是那一个完完整整的奶油面包。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此事必须了解，一定要找准时机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好面包。于是，在乔注视我后刚把头转过去的这一刹那，我趁机把奶油面包装进了我的裤脚管。

乔以为我胃口不好，他有些担心，也变得没有胃口，闷闷不乐地咬了一口面包，心思沉重，似乎吃起来不得劲。就一小口的面包也要在嘴里嚼个半天，若有所思的样子，慢慢吞吞，最后才像吃药一样痛苦地咽下。他转过头看我，却惊讶地发现我的腿上什么也没有，面包不见了。

乔诧异地说不出话，张着嘴巴，我看见他的门牙上还留着一小点面包渣。我们的异常举动根本逃不过姐姐敏锐的眼睛。

“有什么事吗？”她说，声音有些严厉，手中的茶杯也放了下来。

乔无奈地摇摇头，一本正经又夹杂着关切地说：“哎呀，我的匹普，我的好孩子，你可不能拿自己开玩笑，狼吞虎咽地吃东西可不好，卡在什么地方会要命的。”

我姐姐用比刚才严厉很多倍的语气大声问道：“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能咳出来么？皮鲁，能咳得话还是咳出来好。”乔吓得已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就算不合礼俗也顾不了了，你的身体才最重要，要注意健康。”

这时我姐姐已经火冒三丈，控制不住情绪，奔过来扑向乔，抓住他两颊的络腮胡子，把他的头在后墙上撞了好一段时间。我坐在墙角边，有很深的负罪感，因为一切由我引起。

“好吧，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姐姐急得快喘不过气来了，“你简直就是个干瞪眼的该被宰了的肥猪。”

乔毫无可奈何地看了一眼她，接着又毫无办法地咬了一口面包，然后又看了看我。

“匹普，你要明白。”乔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他最后一口把面包全部塞进嘴巴，真心实意地和我谈心里话，仿佛只有我们两人，其他东西都真空了。“你和我永远是情如手足的朋友，我绝不会做出卖你的事，无论如何都不会。只是，”他挪了一下椅子，像在地上找什么，接着继续说道，“像你这次把它一口吞进去，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说什么？他把面包一口吞了进去吗？”我姐姐大声叫道。

“老朋友，我告诉你，”乔望着我说道，却没有望着他妻子，刚才吞进去的面包，肯定还在嘴里没有咽下去，“我在和你一样大的时候，也常常狼吞虎咽。而且，我在童年时就已经是一个吞食能手了。可是，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比你更厉害的。匹普，你真幸运，吞下这么一大块面包竟然没有噎死。”

我姐姐冲到我面前，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我像上钩的鱼一样被拎起来，一说话就把我吓个半死。她说：“你快过来，让我给你服一剂药。”

不知道从何时起那个庸医把古代用的柏油水又当作神奇的包治百病的万灵药。乔夫人把它当宝贝收藏在食橱中，作常备药。柏油水肮脏不堪，难以入口，可正是由于良药苦口，我姐姐坚信它有神

奇功效。在最幸运的时候，这种药竟被当成了世上一等的补品，要我大喝特喝，以至于我不管走到哪里都散发着一种和新筑成的篱笆味差不多的气味。而今天是个不寻常的夜晚，我遭遇了紧急病情，于是被逼喝了一品脱这种混合补剂。为了让我喝的更痛快更舒服些，我姐姐把我的头夹在她的胳膊窝下面，就像用拔靴器拔靴子那样，把柏油水灌进我的喉咙管里。乔也跟着我倒下了，喝了半品脱，也是被逼得硬吞进去的。他本可以坐在壁炉旁边，悠闲自在地品尝着面包，而现在给弄得心烦意乱。他被逼吞药是因为他刚才大吃了一惊。可是，我觉得他刚才并没有受到不能承受的惊吓，倒是现在受惊不小。

良心谴责，不论是对大人还是对儿童而言，都是一件可怕的事。儿童遭受良心谴责很痛苦，我体会得淋漓尽致。我的内心必须承受一个秘密的负担，而裤脚管里又承受另一个秘密的负担，两个秘密相互作用，我受到良心的谴责，真是一个严重的处罚。一方面，我不得不去偷乔夫人的东西，想到这便有一种犯罪感。我之所以不会想到是去偷窃乔的东西，因为我认为家中的物品没有一件是他的。另一方面，无论我坐着，还是被派到厨房里干些小事情，我都要时刻小心裤脚管里的奶油面包掉出来。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简直能把我折磨疯。这时，沼泽地吹来的风把炉火吹得很旺，火苗跳跃。我仿佛听到从外面传来的声音，带着镣铐的双腿移动时的声音。我已经向他发誓保守秘密，而他现在似乎在向我诉说，说他饿极了，已经等不到明天清晨，现在就得吃东西。一会儿，我又想到那个年轻人。为了阻止那个年轻人挖我的心肝他可花了不少工夫，可如果这年轻人饿得等不及了，或者迷糊了时间，把明天当成今夜，那他一定很快就会来挖我的心肝五脏了！如果人的头发真的会被可怕的事情吓得竖立起来，那我的头发肯定是竖立的。不过，那样的事情可能根本不存在。

现在是圣诞节前夕，我却坐在荷兰自鸣钟旁边，拿一根钢棒搅拌明天要用的布丁原料，从七时搅到八时。我边干活边担心面包掉下来，同时联想到那个人腿部的负担。我不停地干着活，几乎要把那块奶油面包从裤脚管中震荡出来了，如果再没有机会脱身，我简直要控制不了了，我真想马上回到我的亭子间卧室去。

搅拌工作结束后，趁还没有被姐姐要求睡觉，到火炉旁边为自己取暖。我对乔说道：“乔，你听！那是大炮声吗？”

“噢！”乔说道，“又有犯人逃走了。”